

日本所藏

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

第一輯 第十二冊

黃仕忠〔日〕金文京〔日〕喬秀岩 編

CHINESE THEATRICAL LITERATURE SERIES  
立命館大学出版部



# 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

## 第一輯

第十二冊

黃仕忠 [日]金文京 [日]喬秀岩 編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 重校 玉合記

[明]

梅鼎祚 撰  
梁辰魚 校

## 重校玉合記

《玉合記》，明梅鼎祚撰。今知流傳版本有：一、明萬曆間金陵世德堂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二卷；二、明萬曆間金陵繼志齋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京都大學均有藏，四卷；三、明杭州容與堂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二卷，《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據以影印；四、明末汲古閣原刻初印本及《六十種曲》本；五、徐肅穎刪潤陳繼儒評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今之較易見者，為容與堂本與汲古閣本，但兩本均無序跋，已失作者原貌。故今據京都大學藏本影印。

此本索書號：京大文學部 D-V<sub>2</sub>-15-1，凡四冊。寫刻本。首有湯顯祖序，目錄頁題『友人仇池外史梁伯龍校』，正文題『重校玉合記』，為萬曆秣陵陳大來繼志齋刊本。書版高寬 265 毫米 × 164 毫米，框郭 216 毫米 × 144 毫米。半葉十行二十字，四周單邊白口，眉欄鐫音釋，有精美之插圖，係徽刻名工黃應組所鐫。

梅鼎祚（一五五三—一六一九），字禹金，別署勝樂道人，安徽宣城人。國子監生。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有《鹿裘集》六十五卷。好聚書，與焦弱侯、馮開之、趙玄度訂約蒐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各出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讎寫。所製雜劇一種，傳奇二種，皆傳於世。《玉合記》係梅鼎祚戲曲之代表作，亦為晚明曲壇文詞派之代表作，影響甚大，評價亦多異見。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云：『禹金《玉合記》，最為時所尚，然賓白盡用駢語，鉅釘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謂：『駢儷之派，本於《玉玦》，而組織漸近自然，故香色出於俊

逸。詞場中正少此一種豔手不得。但止題之以豔，正恐禹金不肯受耳。」又呂天成《曲品》云：「《玉合》，許俊還玉，誠節俠丈夫事，不可不傳。詞調組詩而成，從《玉玦》派來，大有色澤。伯龍極賞之。恨不守音韻耳」從『伯龍極賞之』一語，可知呂天成所見者即由梁伯龍校訂之繼志齋刻本。

此書各冊均有『勝本忠兵衛寄贈本』章。勝本氏爲日本大正年間關西財董，其生平未詳。

玉合記序

勝本忠兵衛寄贈本

臨川湯義仍纂

余往春客宛陵殊闌如邛之遇猶憶  
水西官柳蘇可人時送我老姜令沈  
君典梅生禹金賓從十數人去今十  
年矣八月太常齋出宛然梅生造焉  
為問故所遊長者俱銷已在者亦多



流泊余泣然久之為問水西官柳生  
曰所謂縱使君來不堪折也因出其  
所為章臺柳記若干章示予曰人  
生若朝暮聚散喧悲常雜其半  
柰何忘鼓缶之驩開遇旬之宴乎  
予觀其詞視予所為霍小玉傳奇  
並其次麗之思減其穠長之累且

予曲中乃有譏托為部長吏抑  
止不行多半韓蘄王傳中矣梅  
生傳事而止足傳於時第予昔時  
一曲纔就輒為玉雲生夜舞朝歌而去  
生故脩窈其音若絲遼徹青雲莫  
不言好觀者萬人乃至九紫夫之酬  
對悍捷靈昌子之供頓清饒各

極一時之致也梅生工曲獨不獲  
此二三君相為賞度增其華暢  
耳九紫玉雲先嘗題書門梅生梅  
生曰問三天者一來遊江東乎予曰  
自我來斯風流損盡玉雲生容華  
亦長矣嗟夫事如章臺柳者可  
勝道哉為之倚風增歎

章臺柳玉合記

勝本忠兵衛寄題本

友人仇池外史梁伯龍校

總題

標目

贈處

懷春

宸遊

邂逅

緣合

叅成

除戎

詞約

懷仙

義姤

譯賓

驛負

逆萌

逢丑

拒間

言祖

悟真

發難

焚修

杭海

柳氏傳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譚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為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通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吝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生坐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

三言

卷四一

資三十萬佐翽之費。翽愛柳氏之色。柳氏慕翽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季禮部侍郎楊渡擢翽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翽曰。榮名及親。皆人所尚。豈宜以濯泥之賤。稽采蘭之美乎。且器具資用。足以伺君之來也。翽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民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翦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還。素藉翽名。請為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反正。翽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麝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季。贈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番將沙叱  
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  
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  
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  
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叱  
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通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  
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冥誠念。乃迴  
車以手揮之。輕袖搖。香車轉。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太  
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彊應之。然意色  
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才力自負。撫劒言曰。必有

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力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避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嘆。柳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正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為之政。臣部將

義方中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光聞固之訓齊之令尋有  
柳氏空還韓翃沙叱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翃後累遷至  
中書舍人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  
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能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  
則曹柯渰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  
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本事詩

情感

孟啓撰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  
士然而華門圭竇室唯四壁鄰有李將失名妓柳氏李每至

王八言

卷四三

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卽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交。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卽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

事至深青節度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一方擾不敢以柳自貶  
置之都下期至而迂之連三歲不果迂因以良金置練衣  
寄之題詩曰章臺柳。二。往日依。三。今在否。縱使長條似  
舊重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  
季。二。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  
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為尼居佛寺後却隨侯希逸入朝  
尋訪不得已為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却悵狀不  
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  
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  
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